

电视剧文学剧本

十月围城

THE STAND-I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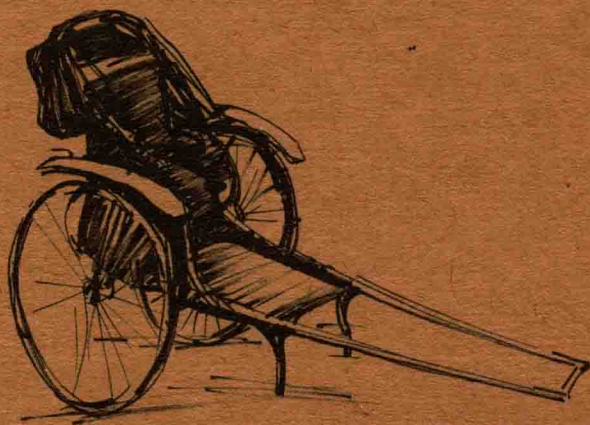
3

卞智弘

吴楠

周鹤洋

著



C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电视剧 文学剧本

十月围城

THE STAND-I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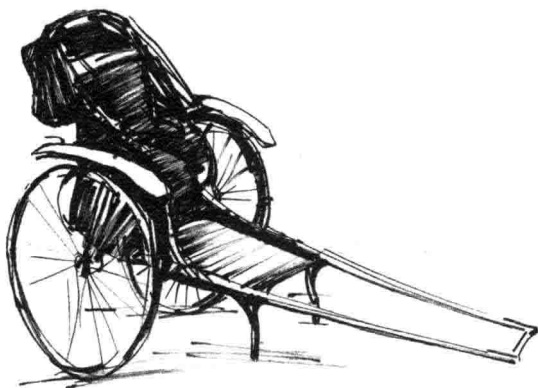
3

卞智弘

吴楠

周鹤洋

著



2014·北京

 中国电影出版社

目 录

第 二 十 八 章	001
第 二 十 九 章	023
第 三 十 章	048
第 三 十 一 章	072
第 三 十 二 章	099
第 三 十 三 章	123
第 三 十 四 章	146
第 三 十 五 章	170
第 三 十 六 章	194
第 三 十 七 章	219
第 三 十 八 章	244
第 三 十 九 章	269
第 四 十 章	296
第 四 十 一 章	323

制造局礼堂

“等一下！”阿四出现在主席台前，“秦少白的事跟我爹没关系！”

所有人都愣了。

铁山眼睛一亮！

李玉堂大惊失色，这小子怎么回来了？回来干什么！

铁刚带着几名清兵冲向阿四：“嫌犯李重光！拿下！”

众目睽睽下，阿四没跑几步，就被铁链锁了。

阿四挣扎：“我来开会，你们凭什么拿我？”

铁刚：“秦少白不是你救走的？”

阿四：“我什么时候救过秦少白？”

铁刚：“还想抵赖，那你跑什么？”

阿四：“你抓我，我能不跑吗？”

与此同时，众商人议论纷纷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“官欺商！”“爷儿俩要一块儿抓！”“不行，得说道说道！”

曾四爷征询地看向李玉堂，李玉堂却只顾痛心地看着阿四。

铁刚大声地喊道：“将军大人，嫌犯李重光已被拿获，听候示下！”

铁山看着群情汹汹的众商人、痛心疾首的李玉堂，不负责任的总督，脑子里想着制造局的前途……一闪念间，他做了个决定，挥手示意大家安静。

众人都安静下来看着铁山。

铁山：“部堂大人，诸位商绅，今天的事的确有些复杂，请大家不要被谣言所惑，也请大家放心，官府很快会给出负责的答复。我有话要跟李老板单独谈一下。”

铁山不给反驳的机会，立刻走到李玉堂身边，把拉他到后台。

众人都愣了。

制造局礼堂贵宾室

区巡抚捶胸顿足：“这傻小子，回来干什么？”

区舒云又生气，又感动：“他回来救他爹，铁山要干什么？……爹，你去哪儿？”

区巡抚往外走：“我不管了，你老公死定了！”

“爹……”区舒云追了两步，又不放心阿四，回到窗口担心地看着。

礼堂后台

只有铁山和李玉堂两个人，短兵相接了。

铁山：“人算不如天算，本官没料到你会破釜沉舟，本官就是拿下你，制造局也难以继。可你也没料到，李重光会自投罗网，坏了你的大计。”

李玉堂冷笑：“我们父子既是你案上鱼肉，还有什么可谈的？”

铁山：“当然可谈。阿四若不回来，我拿你；阿四回来了，我拿他。”

李玉堂一愣，铁山竟知道阿四的名字！

“你我都知道，是阿四救的秦少白，你何必把自己折进去？”铁山观察李玉堂，“我已经给你想好出路了，你只要对众商人收回刚才的话，并表示愿意把制造局维系下去，那么父是父，子是子，我就不会为难你，我们继续合办制造局”。

李玉堂不动声色沉思着。

铁山：“你的亲生儿子是我所杀，但各有立场，实属无奈。你是

商人，且是务实能干的商人，不该跟他走同样的路，你若答应合作，我亲自为李重光超度追荐，以后我们精诚合作，为国出力。包括平时吃你喝你、现在却撂下你不管的贪官，我们都可以排除。”

李玉堂：“我明白了，我们爷俩还可以活一个，或者说，只能活一个？”

铁山：“对，两个只能活一个！可那个不是你儿子，只是个黄包车夫，是假儿子，你最后还是赚了。”

李玉堂若有所动，但立刻冷下了脸。

铁山：“你若不答应，我就只好两个一起抓，我有人证物证，你再鼓动多少商人也救不了你自己。”

李玉堂冷笑：“你觉得我会信你？”

铁山：“我可以手书凭证。”

制造局礼堂

众人正疑惑间，李玉堂和铁山都出来了。

被清兵押着的阿四看着李玉堂，但李玉堂走回到自己的位置坐下，哪儿也不看。

铁山回到位置，对总督一番低语。

众商绅更疑惑了，都在窃窃私语着。

李重甲也大惑不解，这是在干什么？

贵宾室窗口的区舒云紧张地看着。

铁山终于跟总督谈完了，示意大家安静：“诸位，借制造局股东大会，两广总督衙门与广州将军衙门联合发布重要通告：关于匪首秦少白被奸人劫走一案，现已初步查明，华南制造局总办李重光有重大嫌疑，予以缉捕归案。”

满场“轰”的一声。

“肃静！”铁山喝道，“此案人证物证俱全，有司定当秉公办案，所有细节会在适当时候公布于众。本官可以保证，此案不管涉及多高

级别的官员，定当一查到底，绝不姑息！但无辜亲属，即使如父子兄弟，也绝不会有丝毫牵连！”

这两句话意义丰富，尤其最该在场的区巡抚的位置一直空着，而李玉堂和李重甲都赫然在场，更令众人纷纷猜测。

制造局礼堂贵宾室

区舒云透过窗口看着，而区巡抚也支起耳朵听着——他根本没走！

制造局礼堂

铁山：“第二桩关于华南制造局的经营问题。李重光涉案后，本官与部堂大人都深感痛心，同时希望这是一个孤案，不要影响制造局的经营，更不要影响官府与众商绅的精诚合作。李重光之父李玉堂因情绪激动，在股东会上发表了一些不负责任、不符事实的言论，本官理解这是人之常情，一时失态，遂与李老板进行了坦诚沟通，李老板表示，愿意大义灭亲，配合官府的公正调查，并对刚才的不实言论道歉，主动承担起制造局的下一步工作。”

众商人若有所悟，纷纷看向李玉堂。

阿四明白李玉堂安全了，很感欣慰，但李玉堂一直低着头，不看他，让他稍有不爽。

铁山看着内敛的李玉堂，作痛心状：“本官非常理解李老板此刻的心情，现在再请他表态有些强人所难，明天上午我们重新召开股东大会，望各位股东……”

“多谢铁大人，”李玉堂抬手，声音低沉，“我还是讲吧。”

铁山有一点意外：“那好，李老板请。”他示意铁刚把阿四带走。

“等一下，要让犬子听一下。”李玉堂这才望了阿四一眼。

阿四巴巴地看着李玉堂，竟傻笑了一下。

铁刚征询铁山，铁山微微点头。

“刚才，铁大人与李某进行了坦诚沟通。铁大人说，只要我收回制造局经营不善的言论，认了犬子救秦少白的事，他就不株连我。说实话，我也非常理解铁大人此刻的心情，”李玉堂一直声音低沉，此刻陡然拔高，“铁大人是还想让我给制造局出力啊！可如果非要说李家救了秦少白，那也是我救的，与我儿子毫不相关！”

举座皆惊！

阿四也惊呆了！

铁山大怒，声音低沉：“李玉堂，出尔反尔容易，可你扛得过证据吗？”

“证据？铁大人哪回拿李家父子开刀，不是人证物证俱在？证据还不全凭铁大人一张嘴？！”李玉堂发飙了，拍案而起，目露精光，“不就是贿赂牢头，让秦少白诈死，再趁埋尸之际劫走尸体吗？这种故事你编得出来，那我就认，是我干的！”

铁山大怒站了起来，把佩剑抽出一半。

阿四瞪大了眼睛：“爹……那是我干的！你不能认！”

众商人惊呆了，父子俩竟在争揽死罪？！是真是假？还是被逼的？！

“铁大人对我说，儿子逃了他拿老子；儿子回来了，他拿儿子；只要我答应继续合办制造局，他就给我这个护身符……”李玉堂不慌不忙，从怀里掏出一张宣纸并打开，“诸位请看，部堂大人请看，这就是铁大人刚刚写给我的证据，‘劫救秦少白一案，李玉堂父子二人，绝不互相株连。广州将军铁山，某年月日’。”

众人紧盯着，连总督也斜觑着那张纸。

铁山气极，步步走近：“无耻奸商，还有什么事你做不出来？”

李玉堂挥动那张纸，一脸嘲讽：“最可笑的是，铁大人竟说我赚了，因为我们不是亲父子，死了假儿子我可以保住李家产业，（惨笑）连父子他都要离间了，还有什么事他做不出来？我们当然是亲父子……因为我可以为我儿子去死！”

李玉堂忽然抢去铁山的佩剑。

铁山发觉不对，但已经晚了，李玉堂把剑插入了自己胸膛，顿时鲜血喷出！

时间凝固了……

阿四张大嘴巴。

李重甲张大嘴巴。

总督。

区舒云。

区巡抚。

溅了一身血的铁山。

众商绅。

一片惊呼落地，四下寂静无声！

李玉堂倚着桌案，撑住一口气：“可我要铁大人……说话算话，现在……就放了我儿子，不再株连……”

李玉堂倒地。

场面乱了。曾四爷等商绅要上前，铁刚指挥清兵阻拦……

阿四挣开清兵冲上台，撞开铁山，扑向李玉堂：“爹……”

制造局礼堂贵宾室

脚步匆匆。巡抚的亲兵队长赶来，向区巡抚紧急汇报着什么。

区巡抚眼睛一亮：“手脚可干净？”

亲兵队长：“干净，干干净净！”

“好！”区巡抚附耳交代，“你现在立刻……”

亲兵队长闻言大惊。

区巡抚大喝：“还不快去！”

区舒云回头不解地看着，只见亲兵队长匆忙而去。

制造局礼堂

李玉堂躺在阿四怀里，已入弥留。主席台上，总督早就闪没影了，铁山也被愤怒的商绅挤不见了，周围形成了自然屏障——一脸关切的曾四爷等商绅。李重甲挤在人群中，紧紧盯着。

阿四大哭：“爹！爹！你为什么要这样？！”

李玉堂的眼皮在动，却已很难张开。恍惚中，李玉堂回到了他追悔不已、设想过无数次的那个上午——

李玉堂的回忆和幻觉交织在一起。

闪回：

阳光灿烂的皇后大道，李玉堂坐着汽车，与坐在黄包车内的李重光擦肩而过；

李玉堂疯了似的摇下窗户，黄包车车棚帘布内是李重光回望的脸，黄包车车棚的帘布放了下来——

坐在黄包车上、穿戴着孙中山衣帽的却成了李玉堂！

李重光在路边狂奔追赶，后边跟着秦少白；

一支巨大的铁箭忽然破空刺入黄包车；

李玉堂被铁箭刺穿胸膛！

“爹！你为什么要这样？！”白色西装的李重光俯身看着奄奄一息的李玉堂，涕泪满面。

——在李玉堂的幻觉中，当时替孙中山死去的变成了他，而活下来的是儿子李重光。

“爹！你睁开眼看看我，爹……”阿四叫着，涕泪满面。

李玉堂终于睁开了眼睛，他眼中，阿四完全就是李重光。

阿四痛入骨髓：“爹！你为什么？”

李玉堂露出了笑容，虚弱地说：“重光，你做的对，爹不该骂你……爹好后悔……”

阿四一怔，没听明白。

李玉堂：“爹替你走，你好好活下去，替爹照顾家里……给奶奶

养老……送终……”

阿四明白了，心如刀割：“爹，我……我不是……”

李玉堂瞬间清醒了，紧盯着阿四，却更坚决地说：“重光！我的儿子！……你要把我想做的事做完……”

阿四哽咽地看着李玉堂，答不出来。

李玉堂使出最后一口气：“……答应我！”

阿四一震，郑重地说：“重光答应爹……”

李玉堂带着微笑，离开了。

“爹——”阿四一声长长的哀嚎响彻礼堂。

铁山阴沉的脸——李玉堂以一死给他出了一个大难题，但他必须面对。

李重甲阴沉的脸——他恨的人终于死了，却死得这样惨烈，他心里并不舒服。

众商绅肃穆的脸——死去的是他们的领袖，但仿佛是他们自己！

礼堂门口，两排清兵肃立。

礼堂内，众商绅簇拥，阿四在前，老丁、小丁、制造局众职员用门板抬着李玉堂的遗体往外走。李重甲混在其中，尽量让自己不醒目。

清兵手中的铁枪。

阿四的脚步近了。

铁刚挡在门口，等待铁山下令抓阿四。

铁山青着脸，不吭声。

阿四走近了，看都不看挡路的铁刚，低喝：“让开。”

铁刚对铁山叫道：“请大人下令！”

阿四站住，倏地望向铁山。

阿四：“铁大人，你刚逼死我爹，是不是还要抓我？是不是还要抄李家？你来啊！”

一时间，众商人群情激愤：“铁大人还要株连？”“以官欺商，欺人太甚！”

铁刚：“肃静！”

众清兵：“肃静！”

铁山阴沉地说：“李重光，天地良心，你敢说你是无辜的？！”

阿四也不知哪儿来的胆略，想都没想：“铁大人，天地良心，我敢说我爹是无辜的！可你还是逼死了他！我要不要跟你算账？”

众商人纷纷：“对！还李老板公道！铁大人给我们一个交代！”

如此情境，铁山只有破釜沉舟了：“诸位商绅，本案与你们无关！官府要抓的是李重光！李玉堂以为扯个弥天大谎，一死了之就能包庇罪犯，但李重光勾结乱党，证据确凿……”

“这是不是证据！”阿四拿出铁山写的那张纸，“这是不是你写的？你自己刚写的保证就不算数，你还是人不是？！”

铁山：“放肆！还有没有国法？！来人——”

阿四大喝：“国法上头，也得有个天理！”

众商绅：“对！国法上头还有天理！”

“不能让他们抓李总办！”

“我们要保护李总办！”

众商绅团团护住了阿四，清兵不知该怎么拿阿四，双方僵持着。

“还有一句话，”区舒云忽然出现了，“‘国不知有民，民就不知有国’！铁大人知道这是谁说的吗？”

阿四惊呆地望着。

铁山也愣住了。

众商绅让开一条路，区舒云目光中全是鼓励，走过去握住了阿四的手：“是慈禧太后老佛爷说的，专门用来告诫铁大人这种官逼民反的人！”

曾四爷带头：“老佛爷说的对！不要官逼民反！”

众商绅纷纷：“不要官逼民反！”

铁山气急败坏：“来人，把嫌犯李重光、区舒云给我抓起来！”

“谁敢？”阿四、区舒云、曾四爷等人一起喝道。

铁山咆哮：“动手！阻挡者一并抓了！”

清兵蜂拥上前，局面眼看失控。

“住手！”一声怒喝，区巡抚出现了，后边还跟着亲兵队长等一大队亲兵。

区巡抚：“铁大人，本官一时未到，何以闹成这个样子？你这不是公然以官欺商，官逼民反吗？”

阿四、区舒云看到了希望。

铁山呵呵一笑，一脸讥讽：“区大人从哪个旮旯里冒出来了？你一个缩头贪官，当自己是谁，敢来妨害本官捉拿乱党！”

区巡抚威严：“铁大人，什么叫缩头贪官？本官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堂堂二品大员，统摄广东一省行政、军事、司法，你要从本官辖区抓人，必须得到本官许可！本官没看到一个乱党，反看到广州将军公然践踏大清律法，妨害朝廷新政！短短一个时辰，你就逼死了广东商会会长，还要拿下制造局总办和诸位股东，真是岂有此理，本官要为民做主！”

一番振振言辞，众商绅都有了底气，纷纷叫道：“好！区大人为民做主！”

铁山冷笑：“放走秦少白你也有份，我还没找你算账，你倒来叫嚣了？”

区巡抚：“不要血口喷人！铁大人是不是想抓谁，就说谁放走了秦少白？！”

这时一个清兵头目仓皇跑来，对铁山说：“大……大人，方牢头忽然死了。”

铁山一愣，反倒哈哈大笑。

“好你个区肇新，杀人灭口，你有胆！”铁山一脸决绝，“可不要忘了，本官还是督剿乱党之钦差大臣，对李重光之流可以先斩后奏！有敢挡路者，不管是谁，通通拿下！”

“敢？！”区巡抚竟也做狮子吼，“你一个人代表不了朝廷，众亲

兵给我挡住！”

区巡抚带来的一众亲兵挡在众商绅前面并虎视着铁山的那一众清兵！

两拨清兵穿着一模一样，场面不免显得壮烈又荒唐，但因为亲兵这边护着的是手无寸铁、扶着灵柩的一众商民，所以还是更壮烈一些！

铁山真急了眼，这一回合如果输了，此后将无法立足。他两眼冒火，慢慢扬起手——

两拨清兵都在等着，只要这只手一挥下，就必须见血火拼了！

“住手——”一个苍老低沉的声音响起。

总督现身了，从礼堂内走了过来——

众人都看着他，天知道他刚才为什么不出来？

“昆臣兄，铁山兄，稳住，稳住啊！”总督老态龙钟，百感交集，“我天朝内忧外患，上下交困，两位大人都是中流砥柱，万不可同室操戈，兄弟阅墙啊！”

铁山和区巡抚也知道这样做不对，可事情偏就顶在这儿了。

二人同时：“部堂大人……”

总督举双手两边安抚“不要说了，不要争了，这中间肯定有误会，怎么断？要慢慢断，一切要听上边的。既不能放跑了奸贼，更不能殃及无辜商民，我们做官的，必须体会圣意，爱民如子啊！这样吧，李玉堂遗体先送回家，好生安葬；制造局暂时封存；李重光就地看管；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你二位各自上奏朝廷，老夫也具情上奏，我们三个各奏各的，都等着朝廷的旨意，如何？”

所有人都静了。

铁山和区巡抚各自盘算着，几乎同时：“那李重光由谁看管？”

所有人的目光又集中到阿四身上。

总督：“当然是由老夫找人看管。你们放心，诸位商绅也请放心，不会让他跑了，更不会让他死。如果你二位还不听劝，我就不知说什么好了……”

区巡抚：“我当然听老大人的。”

铁山万般无奈：“铁某听部堂大人的。”对总督深深一揖，转身大步走开了。

众商绅立刻爆发出一声巨大的喝彩：“好——”

铁山钉子一般站住了——但没有回头。

区巡抚已经喜形于色：“部堂大人……”

“昆臣，你也走！”总督板着脸大声喝道，有意让铁山听到，“来人！把李重光看管起来，朝廷下旨以前任何人不得探视！”

铁山背身听完，这才大步走了。

铁刚等清兵整齐有序地跟上。

总督的亲兵队长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，对阿四说：“李总办，请吧。”

阿四一动不动，半晌。

众人正疑惑间，阿四忽然“扑通”跪下，仰天大喊：“孝子李重光拜了！”

众人一愣。

阿四大声地说：“孝子李重光拜谢总督大人！”向总督磕了一个响当当的头；

“拜谢抚台大人！”向区巡抚磕一个响当当的头；

“拜谢曾四爷、拜谢众位叔伯！”向曾四爷等商绅连连磕头；

“拜谢众位兄弟！”磕头；

“拜谢众位军爷！”磕头……

——这是“孝子磕头”的习俗，也是阿四发自内心地感谢众人！

——被拜到的每一个人，按习俗说着“免了，免了”，同时纷纷落泪，抹眼睛。

团团磕了一圈头，直起身时，阿四脑门青肿，泪流满面。

区舒云落泪，要扶起阿四，阿四却不肯起来，他转向李玉堂的遗体，久久地看着，终于深深一拜，哭倒在地：“爹……”

满场唏嘘，不忍再看——这如果不是真父子，那真父子该是什么样？

还有一双眼睛，在不显眼的地方看着——是李重甲的眼睛。之前他实在不便现身，无法表态，只想等着最后收获，却没料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。

李宅老太太房

李重甲泪流满面。

他久久地跪在老太太面前。

老太太呆呆地坐着，没有眼泪，好像随时都会倒下，但始终没有倒下。

李重甲哽咽：“奶奶……”

老太太微微晃了一下，曹氏和徐氏连忙冲上去，要扶住老太太。老太太伸手拨开她们，站了起来。

老太太径直往外走。

夏荷跟上，曹氏、徐氏跟上，李重甲也起身跟上。

“娘……”“奶奶……”

李宅李玉堂书房

李玉堂的遗体停在当间，老丁和大夫刚刚处理完伤口。

老太太进来了。老丁和跟进来的曹氏、李重甲等人，谁也不敢吭声。

老太太慢慢走到李玉堂跟前。

李玉堂安详的脸。

老太太仔细端详着。

白发人。

灰发人。

母亲。

儿子。

老太太苍老的手，轻轻抚过李玉堂的脸颊。

老太太没掉一滴眼泪，满脸慈爱。